

## 回不去的童年 豬油拌飯菜包香

2014-03-29 陳宜聿

8+1



羅昌松，民國三十八年出生於苗栗。

四歲的時候搭上了火車，窗外搖晃的風景變換著，刚开始他覺得新奇，後來便暈倦地在母親懷裡睡去，車廂微微晃動像一串小而輕的地震，在三個多小時後便由苗栗到了基隆。

父親是鐵路局員工，於是全家便住進了基隆火車站後方的員工宿舍，員工宿舍為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木製建築，父母親外加四男一女的小蘿蔔頭們，生活在其中顯得略為擁擠。縱然移居至基隆，每年寒暑假，父母親總會將孩子們送回老家住上一、二個月，小學到高中都是如此，對苗栗倒也不至於陌生。



羅昌松小時在苗栗老家的留影，剃著青亮和尚頭的他臉上帶著靦腆的笑意。(羅昌松/提供)

### 回憶兒時 基隆苗栗兩邊跑

回苗栗時，羅昌松大都住在外公家，當時外公家開設碾米廠，五個舅舅全住在那兒，是個擁有二十人的大家庭，「舅媽們每天早上四點、五點就起床做家事了。」他表示，五個舅媽每周輪一個人來煮全家人的三餐，其他沒輪到的便一起到河邊洗大家的衣服：「雖然很辛苦，不過當時的傳統就是這樣啊。」羅昌松說。也許就是這樣的環境才孕育出客家婦女的生命韌性——若說男性在傳統社會中所代表的是屋頂的話，女性的韌性便成了撐起家庭的樑柱。

當時的鐵路局員工中客家人占了大部分，同住宿舍的鄰居也大都客家人，羅昌松在家裡說的是客家話，和鄰居朋友嬉戲時用的語言依舊以客語為多：「我客家話講得還挺溜的，但是下一代就不行了。」羅昌松表示，現在的環境讓客家庄以外的人很少有說客語的機會，雖然政府有意提倡，但沒有使用這種語言的環境，使得效果不如預期，「算是母語的流失吧……」他說道。



現任職於台北市政府的羅昌松，不刻意強調也不刻意隱瞞自己的客家人身分。(陳宜聿/攝影)

### 分不清那裡才是真正的家

問及客家和其他族群的不同時，羅昌松思索了一下，緩緩開口，「其實我不太了解。」他老實地答道，「朋友中有很多人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，這時就會疑惑『為什麼不敢說呢？』或許，我從小就在閩南社會中長大，沒有這方面的問題，所以無法感同身受吧。」



在早期，閩客間語言的隔閡是造成彼此間摩擦的主因。政府遷台初期，國語尚未普及，閩南人在社會上占多數，客家人常聽不懂閩南話而被歸類為難相處的一群。近幾十年來，語言的隔閡縮小，但卻殘留下不少刻板印象。電視的普及，在加上媒體大量強勢的推銷國語及閩南語，客家文化猶如在夾縫中求生存。

「以前我小的時候在苗栗只有客家話才通，現在除非你先講客語，人家才會和你講客語，不然的話用閩南話就通了。」生命中絕大部分都在北部度過的他表示：「我雖然說是客家人，但終究還是沒辦法像從小住在客家庄的人那樣了解客家文化，不過我還是有自己是客家人的認知。」羅昌松接著說道，「假如說客家鄉親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的，我會盡力去做，但主動性可能不高。」他表示，近幾年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客家人為了家鄉而創作、團結起來，內心其實非常佩服，不過卻很難將這份佩服轉為主動幫忙的力量。

從小在基隆長大，現在居住於台北，對他而言，離開故鄉已經很久了，久到分不清哪裡才是他真正的「家」。當問及是否會想回到苗栗養老時，羅昌松回答，「重心都在北部了，要再回去反而沒辦法.....有人說『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』，但假使你的家族已經在另一個地方找到新的寄託點，也許，對於舊有的故鄉不會有那麼深切的懷念。」



羅昌松回味無窮的客家菜包，外皮口感彈性極佳！（林詩雯/攝影）

#### 懷念古早味和自製玩具

「豬油拌飯.....現在還會懷念那種感覺。」羅昌松語帶興奮地表示，小學下課回家後母親正在燒菜，白飯已經煮好，於是飢腸轆轆的孩子們便拿豬油和醬油拌著白飯吃，「那時候一次都可以吃兩碗！」羅昌松笑道：「對了，小時候也很喜歡吃菜包.....」白色的客家菜包，形狀像橄欖球一樣，外皮Q軟，內餡是滿滿的蘿蔔絲：「或許是以前物資缺乏吧，現在不管怎麼吃都沒有那種感覺了。」他若有所思地說著。「小時候的玩具幾乎都是自己做的，印象很深刻.....」在回憶的過程中，製作玩具的過程一次次在他腦海裡反覆刻畫：「這種親手做的東西是會記一輩子的！」

羅昌松眼睛閃動著光芒，當時女生常玩橡皮筋和沙包，男孩子玩尪仔標和彈珠，彈珠來源大都是彈珠汽水，不過當時孩子口袋裡都沒幾個錢，買不起太多汽水，所以彈珠的『貨源』總是不夠，於是就蒐集龍眼籽，集了滿滿一整桶當成玩具用。豬油拌飯以及菜包的香氣凍結在回不去的童年；龍眼籽偽裝的彈珠在時代的彼端咕嚕滾動——一切都是如此的鮮明，卻又遙不可及。羅昌松的生命裡有兩個故鄉，這兩個都確確實實地曾在他生命中占有某些重要的地位，縱然其中一個正由現在的生活中逐漸遠離。

暮年時他駛著汽車參加苗栗桐花祭，汽車不像火車般顛簸，不過因為塞車的緣故，時間到也沒快到哪去。一團團的遊客被運入客家村，客家以另一種姿態被認識——明明近在眼前卻感到新穎的文化，供人捧在手上供玩賞的文化。——桐花在枝頭上綻放，綠色的葉子蓋上一層雪白，他的心情似乎更加複雜了。

▲TOP